

和平發展觀察

2016年第9期（总第1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6年5月23日

从特朗普现象看美国社会特点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今年美国大选确实不同寻常。共和党一开始群星璀璨，辩论台上的阵容好不壮观，但过了半年多，这些候选人却一个个落荒而逃，败在了起先最不被政治观察家和精英们看好的毫无从政经验的亿万富翁特朗普手下。这个特朗普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他无视竞选规则、毫无忌惮、口出狂言，让政治精英们看得目瞪口呆。他越冲撞美国的政治底线，人

气越高涨；共和党大佬们越是唱衰和打压，他风头越劲。特朗普现象为我们剖析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角度。

普遍的愤怒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今年 3 月，《华盛顿邮报》几名记者跟随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等候选人走遍各地，采访他们的竞选活动，然后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长篇报道，报道的主题是“美国的愤怒之年”（America's anger year），选民们对华尔街愤怒、对贸易协定愤怒、对共和党内阻拦特朗普愤怒、对政治正确性愤怒、对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愤怒、对警察开枪愤怒、对穆斯林愤怒、对移民愤怒……对一切都愤怒，甚至对“愤怒”愤怒。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3 月 24 日撰文说，当前美国人的主导情绪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焦虑，假如不说是完全的愤怒的话。美国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的普遍不满、焦虑甚至愤怒是特朗普现象产生的肥沃土壤。这种焦虑和愤怒又是怎么来的呢？

本世纪初，美国处于又一个历史巅峰。美国尽享冷战胜利的红利，国内经济持续繁荣、IT 产业独领风骚，到克林顿任期结束，预算实现了多年未有的扭亏为盈；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些观察家把它称作“单极时刻”。“9·11”恐怖袭击把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调动起来，美国实现了空前的

团结。连民主党参议员拜登也说，我们没有民主党、共和党，我们都是美国人。是什么破坏了美国的团结？伊拉克战争。2002年下半年国会辩论“是否对伊拉克发起进攻”是美国两党和社会分裂的开始。参议院表决时有 20 多位民主党参议员，包括奥巴马，投票反对。参议院有不同意见，这在美国也属正常。但伊拉克战争持续成为美国政党和社会的辩论话题，使美国社会的裂口越来越大。

在政治上分裂的同时，经济状况使美国雪上加霜。两场战争和共和党的减税政策导致美国债台高筑。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中产阶级，以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为代表的美国梦对普通民众而言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他们面临的是对保持现有地位的担忧，以及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5 年底发布的一项研究，不管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家庭收入来看，中产阶级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大多数。截至 2015 年初，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口总共为 1.213 亿，超过了中产阶级的 1.208 亿，为 40 年来首次出现的现象；2015 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仅为 50%，远低于 1971 年的 61%。中产阶级在人口数量萎缩的同时，财富也大量向富裕阶层转移。中产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62% 大幅度降至 2014 年的 43%。在中产阶级减少的那部分人中，少数爬升到了富裕阶层，多数跌落到了贫困阶层，或者在贫困线

上下挣扎。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由 2008 年的 3980 万，占人口总数的 13.2%，上升到 2009 年占人口总数的 14.3%。每 7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人属于贫困人口。而 2010 年增加到 4620 万人，超过了人口的 15%，创造了 50 多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高纪录。很多白人觉得自己没有父辈那么成功，他们对于自己和子女的前途更是充满了忧虑。特朗普替这些白人的沮丧情绪找到了发泄对象：要么是拉美裔移民，要么是与外国签订贸易协定的那些“愚蠢的”政治精英。

由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加剧，2011 年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段时间内，运动不仅在纽约、华盛顿等东部大城市搞得有声有色，而且延烧到全国许多地方。运动剑指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是 99%抨击 1%的运动。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说，现在的美国是“为 1%所有，由 1%所治，为 1%所享”的国家。运动过去了，但问题没有解决，社会的不满和愤怒积郁在那里，特朗普现象可以说是这种愤怒的另一种形式的爆发。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群体主要是白人中的蓝领，受教育比较少的人，也就是这十几年来受到伤害最严重的那一部分人。

在一个被不满情绪笼罩的社会中，民粹主义总是很容易得势。特朗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嗅到了这种政治气氛，他的排外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言论正是

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他把民众的不满以夸张、甚至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使普遍的愤怒得到宣泄，民众认为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得到民众的拥护是不足为怪的。有的美国观察家认为，此次大选是民粹主义对全球主义之战，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社会分裂导致极化政治

美国的社会分裂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党分裂，以及精英与草根的分裂。

在奥巴马任期内，伊拉克战争导致的两党分裂继续发展，以致奥巴马在 2016 年的《国情咨文》中对此感到遗憾。两党的分歧最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奥巴马提出的医保改革。奥巴马在竞选时就作了承诺，这是他第一任期的施政重点。共和党全力以赴地进行狙击，从共和党当政的各州的群起反对，到华盛顿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把美国国旗倒过来挂），到国会里刺刀见红的辩论。奥巴马把他的政治资本全压上了。法案在作了妥协后通过，但共和党仍然企图把它颠覆掉。第二，对华尔街进行金融监管的法案。这是对金融危机的亡羊补牢，没有这个立法，奥巴马没法向民众交代。共和党同样竭尽全力加以反对，国会最终通过的版本与最初民主党提出的版本已经作了大的修改。第三，关于应对气候

变化的立法。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众议院勉强通过了法案，参议院却没有付诸表决。共和党称：我们不是反对使用清洁能源，但一切要由市场来决定。（如果由市场决定，绿色能源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可再生能源都比矿石能源贵得多）。奥巴马为了摆脱国会的阻挠，在第二任期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从 2015 年初到 8 月底，每 4.5 天就出台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政策。8 月奥巴马宣布的“清洁电力计划”限制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成为迄今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它要求到 2030 年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32%，但该行政命令遭到主要煤炭产地西弗吉尼亚州、主要石油产地得克萨斯州和一些大企业的反对，他们认为排放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2015 年 10 月，以这两州为首的 27 个州和一些大企业启动了司法程序。2016 年 2 月 9 日，最高法院裁决该行政命令暂缓实施。两党恶斗确实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众对这种恶斗深恶痛绝，盖洛普公司 2016 年 4 月的一个民调显示，本届国会的支持率仅为 17%。

有美国学者说，在共和党的温和派与民主党的温和派之间的共识远比同一个党内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共识要多。如果一个社会比较和谐，那么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但温和派的主张容易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如果社会是分裂的，那么极端的主张会大行其道，主流的认识就不容易形成。美

国两党的恶斗现在可以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民主党资深参议员里德对共和党同僚说，在过去七年多中，你们对民主党政府的所有提案都无例外地加以反对，现在出来个特朗普是你们自作自受。这话不无道理。患有反对奥巴马强迫症的共和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为特朗普崛起提供了温床。

在特朗普现象中表现得更为直接的是精英与草根的分裂。特朗普不但不是华盛顿圈子里的人，甚至不是一个政客，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门外汉。他以“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自居，把美国政坛奉为金科玉律的各种规则和底线踩在脚下，向华盛顿的建制派发起挑战。其所以赢得支持，还是由于民众对现状的失望。一直以来，民众在政治精英的圈子里挑来拣去。他们出身名门、世袭精英，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更是“王朝政治”的延续。有人即使不是望族后裔，至少也有名校背景，如奥巴马。他们一个个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对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烂熟于心，但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们与民众没有心灵的沟通，主张难以在民众中引起共鸣。美国经济复苏的统计数据没有让民众产生获得感，恰恰相反，民众的感觉是每况愈下。民众对社会的普遍不满很自然地转变为对这些政治精英的不满。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他是政治外行，不循规蹈矩，用三流的语言水平说话，跟一个普通蓝领说的话没有区别。他说的是民众愿意听的，或者民众想说没有说出来的，那些

政治精英不会说的，也难以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正如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主席说的：“我们不能再让这些神殿里的哈佛、伯克利毕业生来接管我们的党派”。特朗普不是来自这个神殿，他对那些精英的掌掴让他的听众兴奋异常，好不痛快！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内外政策，他的种种说法多是各种“即兴发挥”的混合物。他赞美保护主义、炮轰华尔街、示好工业资本主义、维护工人利益、攻击拉美裔劳动者和穆斯林移民。观察家可以从中找到许多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地方。但这些恰恰迎合了他的听众的口味，道出了他们心中的愤懑。他们喜欢特朗普简单、直率、强势甚至苛刻的风格。既然精英们管不好这个国家，那就让特朗普来试试吧，兴许他成！

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首先，当前主导美国社会的愤怒情绪对中美关系不是好事。当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时，整个社会的心态会比较宽容、大气、包容；当他们自我感觉不好时，社会心态就变得狭隘、敏感、刻薄，变得斤斤计较。奥巴马总统在 2011 年《国情咨文》中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本次大选以后，不论谁当选，中国恐怕要跟一位更小气的总统打交道。美国现在这样的国家

情绪对中美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其次，从现在的情况判断，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不小于别的候选人。从美国的国家情绪和特朗普已经表示的政见看，民族主义会成为影响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民族主义者不大在意于主宰世界大势，它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并具有广泛的军事影响力，但主要用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每当有人提议在国外冒险时，他们通常会问：让美国人付出生命和财富是否值得？我们从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采访中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在奥巴马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有这样的因素。如果特朗普胜选，这一点会更加明显、突出，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将继续。北约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自生自灭”，但美国会与盟国谈判新规则，让欧洲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的责任。当前咄咄逼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势头有可能放慢、减缓、趋弱。

再次，贸易保护主义是迄今为止特朗普言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最能迎合他的支持群体。他当选后势必在这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特朗普已经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当作主要的攻击对象，根据美方的统计，今年头两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占了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半多。他执政后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所难免，不一定对中国产品征收45%的关税，但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会大大增加，从而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更大压力。他不听你的全球化的大道理，而

会在经贸方面跟中国实实在在地讨价还价。

最后，还要看到，特朗普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斗士。他看重的是“利”，而不是“义”。他的商业头脑会使他在一些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上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中美关系历来是利益驱动，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也许更愿意与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不是与意识形态的斗士打交道。

美国大选还有五个多月。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再有什么突发事件，不论是安全、经济还是社会方面，如又一次恐怖袭击（不一定发生在美国），特朗普都很容易把它变为对自己选情的加分。

（责任编辑：刘昆仑）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6.5.23